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十目次

瞳神失一

賈十

查三

生變猪

方姓

二老爺

龍搶珠

缺耳遊擊

老實翁

狗知朔望

廖某

普依祠

兩頭人

北虎青衛

夢難信

顧孟姜

改惡報

人頭蛇

王三

混報入祀鄉賢

咫聞錄卷十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耽清靜不羨繁華不喜行動一日
神倦坐寐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匪者
不過假其勝遊而同處于樂也渠竟一無所好
何異日坐牢籠趁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
汝自尋樂趣庶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

曰異哉吾素無目青亦無疼痛胡爲驟然若是
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
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
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緗
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爲精神
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
睡朦朧之間問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爲愈也
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遇花妖始以禮邀吾

弟兄不肯入呼羣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
後不敢再出矣弟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
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
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翳障乃水虧也應補水
益精藥石百投而閔物觀書竟成側面白猶未
解何故而成此無形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廩
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神祇有一焉白曰今
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靜瞳神愛動前之忽

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縱遊而返也今之左明右昧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茲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盜有取寢陵數千觔重大金爐者近緝

無踪

詔行天下能破獲者言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
士賈十聞之踵比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
憑限年三載并咨天下隨時撥兵隨處支庫盜
可得也部曰子欲藉文而沿途誑銀乎不允所
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畱獄爲質得則釋之不
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

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鏤空履底藏

文憑于其中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
扮作落魄形狀徑由林深箐密屈曲羊腸而進
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
端家室仳離特來販命若人曰子言未必真也
賈曰鄒魯至閩路有半萬舍近就遠我豈迂拘
卽此可知其心也邀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
若人用網輿舁賈至十里外放下賈醒而視已
失所在舁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廈屋崇垣門

高駟馬邀飲者已先在門俟焉攜手入室長者
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
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畱之賈
卽如命縱身五踰其垣而面不改容氣不加喘
長者曰可矣待爲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
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
以縱跳舉重爲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
列爲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爲妻賈辭之長

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褵
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東
有杳道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間而逸爲善賈曰
吾一避難之人而以上士相待棄之悖義守之
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
獨不與賈賈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
府寶器中等盜大院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
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巔此時人多畱待後

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
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一名者同行一等者
常自誇能舉萬鈞卽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
能賊猶在同時可往觀之賈贊美不已行至邯
鄲道上畱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
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因盜而淫良家之女
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
等從之賈密賄妓令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等

果酩酊就枕而寢初一等身藏雙刃起臥不離
往往于睡時持刀掩護其面今醉而忘之賈禁
妓不許聲揚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詣部而訴
盜爐之由藏爐之所巢穴之險殺盜之籌求咨
會閩中發兵爲應計擒智取部卽咨閩調兵圍
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鑑千
枚藏于深山彼守而我回必加發壯士可也長
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頗廣沿途自有照應

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開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攜妻而返授賈爲天下總捕釋眷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十以智勝者也力多敗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于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于後查聽吟詩云千理長江

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鷺鷥翼采
石磯頭劈浪迎查迴首視之乃嫣然一小年也
邀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業儒尋父
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文人也何可
藝居于後令舟人移其枕衾居于正艙生曰吾
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
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爲惠假某月日加倍
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

知之矣查曰此餉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
提及查夜醒晝寐刻刻防之至禾石磯生攜衣
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
至揚州起銀篋皆空查心驚惶然銀已失人已
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懇限以某月日如果還
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守者難辭其責惟
有籌補而已至期生果至尋查曰吾惟信以行
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卽在懷中一一取

出櫬之果加倍趙銀六萬衆駭其異根與邀約
輪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于是或舂舂抵或招
豔冶而犒勞大豐于衆且無佻達之氣衆益奇
之飲盡生欲返衆曰子取銀于無形藏數萬金
于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曰此小術也何足
爲異衆又曰請試大術生曰不能衆皆固請生
拱手上舟自持挺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
送行者皆坦胸俯視衣扣盡落議之者有稱俠

士有稱邪術吾則曰無論其邪與俠也彼以邪
吾以正則正可敵邪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
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後得也

生變諸

余于是書將付梓時攜請銅陵名士選拔章豐
南先生斷訂先生閱而憶及厥祖在日有對河
居住之佃戶癰瘕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
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貨今三年矣雖

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了此前愆或可
冀轉世爲生其妻詣章門而訴以夫言章翁曰
家畱肥腴畱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
于佃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困病
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不爽于今見之吾
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牀
亦大啼儼同豕音沸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
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臠時佃又大

號須與聲低而斃世之載其報夥矣大半在影
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于家而魂已變豕他
所可見財者非特欲辨清白且當分人已彼訥
訥者猶云假貸勝于訛詐負亦無傷余聞之熟
矣故誌之以爲當代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
至蘆溝橋天已晚止足而栖于旅肆步街密查

街盡有小房一所絲竹絃管之音達于戶外捕思富室子兒清雅高居奚甘聚此陋室其中必有不良人也守之干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遺矢美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問老者便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來緝失乎吾姓方居桐城蠲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衆返身入都詣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房家曰黎明捲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卽趕

至桐城訪至方姓岳家曰吾女嫁彼有五年矣
嫁之三日卽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壻祇
來二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
曾到我家一轉卽去實不知其下落銅城至京
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銅城只
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
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麥鋤杖之流歟捕
之不追亦可爲知機有識者矣

二老爺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地離郡六十里間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膏梁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蛟爲徒亦成正果六祖懼其悍性復萌封寔其殖復鑄七尺鐵塔鎮之木刻其像供奉于前極靈異善嗜酒韶下士民咸稱爲二老爺其寺不過古刹壯而不麗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爺飲

酒耳然木像虛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爺之飲酒
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膏粱酒二斗斟釐
而陳其几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獻復
成水三次換獻而木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
歪身斜不必爲之扶整翌早自然帽正身直矣
嘉慶初年南韶王觀察施捨千金倩叔往修其
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煥爛以爪剔之金落厚
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五采得金不少並將觀

察施捨亦寢其半一時行囊頓潤華服齊鮮臂束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痘破之則爛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逾月而週身潰爛儼同羅漢之去金身臭不可聞醫亦徒然急渡南嶺而歸至江左而僵人爲六祖之靈驗也吾爲二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爲本舍去爲度六祖慧能乃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奚忍以區區貪利而置之于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愛飲膏

梁則其烈性未失佛面創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搶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爲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
烟霞成千地無名勝可供遊屐不過霽岫晴巖
散步醒悶衆兒童無非涉嶺趣巔尋花鬪草而
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壑過石隙有光炫耀
奪目俯而覷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

笑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
雪亮恍如秉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
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
試其光果如童言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
不競來鑒賞嘖稱希世之珍聽諸言之贊美防
小人之計取收而襲什藏之不敢輕以視人卽
其子記憶索取號泣相隨亦不與焉自後事事
泰適業業亨通不久卽成富室一日有道士龍

淮虎領鬚眉虬鬚踵門募化稱係扶風黃山宮
來初則不願施捨任其盤踞坐誦及至七日不
食信爲三清變化慷慨助金不受疑其嫌少又
加助之仍然不受問曰子不募金募何物乎道
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領珠一顆
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卽覆之曰他物均
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
諸道見意決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衆見其得

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同臻樂境羣往
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曉矣故道士遠
來募化金募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倘風聞于

朝奉文逕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
罪不如歸于公祠某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
族衆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卽或

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衆人之罪况

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爲若
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衆
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于祠議歸族房長專爲
管守是年童多人庠農獨加豐商賈倍利迨後
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喧笑之音溢于衢
巷羣商大慶俱各如分出銀筵日編紉建醮設
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于神前派令十人看
守醮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

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
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
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見珠無急轉頭飛去但
聞風聲怒號雨勢駁灑兩龍互鬪不多時而兩
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爲湖遠近河
中桁椽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
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搶珠也吁李氏之興
也由于珠而其敗之也亦由于珠當其時小子

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爲發祥之具歛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卽其龍之化身遠來募化又復慳而不與致滅害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迨後聯絡往還酒餽報復成爲知己乃說

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遇一術士批其相云耳大面方起舊閭風波不少似難舒必須有缺始登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爲江湖套言橄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爲窶室無以養生因恃膂力之過人乃人膂力之隊伍早探行商夜圖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客侍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晚入曹家店卸

馬停驂呂密遣夥擔粉過店故作失肩狀將粉
潑地以爲記駭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
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備少年出視笑
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寇不過因飢烏合耳
何足介意爾等安睡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
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夥二三十人劈門擁
入直進後房巨蠟分燃統室皆亮少年見多人
進手提雙劍舞于燈前雪白如毬人在劍內而

不見呂等恃衆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
一人辯落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
耳負疼胆怯均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
神入化若斯也因恩強有強手寡可敵衆與其
貪利滅身于不正不如臥薪嘗胆以成名于是
投營充爲戰兵月闕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
有于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迨拔補千
總纔敷服食保升守備送部引

見時

皇上問耳從何缺隨口奏以段文經謀爲不軌時
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敘奉

旨以都司超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
驗年已老矣諸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
吁世之自稱爲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故未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爲
知進退存亡斯真所爲英雄也彼洵洵者曷不

效呂公之爲耶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事牽連恥登聽事之堂走避杭州姊丈凌某家凌曰爲一公堂之跪愿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言然旣避之必俟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莊正須老實端重之友彈壓爾盍去之翁曰諾抵莊衆人閱

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湖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間往鄉收賬彙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爲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在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乃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官嫖約曰退聘不在于

理旁人曰只要有銀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
正在喧嚷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轎回
自踱而來衆人傾倒訢翁之言公子曰刻能交
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
子看翁之形欺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
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褒翁之仗義者有貶翁
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衆皆拍掌大笑
依議而行兩邊交割清楚闕然而散母子二人

轉悲爲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
次年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
人攔住固畱至家抵門已解前事矣勉強入門
夫婦帶女出而拜謝款飲表心且如陳遵之投
轄扃門辭旣不得走亦不能且灌醉假寐于書
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駭婦
曰非爲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
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綵須臾率女淡粧出

說已探翁年將五旬尙無嗣息是女命當爲造
室查今日尙吉卽晚合卺可也令女拜謁翁權
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東人之
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義第三憂姊丈
之咎非禮必寄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
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食言遂已清
早回莊算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
言于路須回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

值鄉試將完遇族人二約伴同歸二人者一告
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問劉鐵
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
不約而齊乎詢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
息則曰三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
陰騭文現曾爲好事當于五十一得子有三丈
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爲意
旋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

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
說出前事于店寄函詳達于凌凌亦達之于族
族中人問于縉紳脩邑志入焉可不必再載然
此事實可爲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
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拙而
書之使人見而做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埤畜一烏犬強嚙異常飼時烏犬不

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羣犬食之而烏者一日
不食黎明四足跪于神佛供前頭蹠于地似作
叩首狀蓋其前生茹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
則黑者低頭垂尾歛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
身膝間虛繞一日主人遇得意事掀髯大笑烏
犬亦跳躍大快衆皆異之且能不侍筵宴恐干
主之怒叱也不吠華胄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
其主死嗚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爲家畜實具人

性故以敝衣裹而理之于郊曾有詩以記其異
詩云搖尾搖頭室裏穿吠星吠月曉風眠能知
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廖某

汀州永定廖某學星家術周行天下其事親也
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
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故歸必蜡祭
之先出必清明而後臨行拜囑鄰居曰家寒遠

出母老子幼倘有不繼萬望應急報無失也至
歲暮回凡綴長補短之家權其子母而還年復
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途乖舛病延數月旣
不能遊貴顯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食
盡衣履淒涼自思自歎曰命也如此回則羞見
父老于江東不回則誰解依閭之遙望與其在
外寤寐反側母寧趕回母子團圓遂托鉢而歸
其母笑顏大開其妻愁眉益結曰鄰居之有惠

于我者望夫之來殷矣皆藉我之還以解臘也
奈何廖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
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貸者有十餘家無俟廖約
羣起逼索衆曰呶呶委難忍挨遂呼妻問貸數
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衆曰明日設法以
還請暫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塢
山頂伏于通衢之旁適有連城木客由潮州收
值促歸過年徑走而來廖卽舉棒邀截客慌曰

爾無非契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襖啟而攜銀
百兩與之廖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
錢足矣客曰何取之廉也廖以情訴客聽其自
取廖袒身佩象衡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
年廖過汀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子不識我我
却識子某年某月在富陽山邀銀十四兩五錢
者卽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
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函曰此乃本此乃利請

留之客曰些微之數何足介意廖曰昔之塗面
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多解鄰結也前玷難磨
心時戚也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留之客曰子
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爲行賈廖曰吾以一歲
奔波之積僅供六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奚可
共業客曰本在我出盈矣均分絀則獨受何如
廖許之于是倩雇繫銀回家而與運烟至浙不
十年廖亦富客益豐同時均納半刺銜加級請

封汀郡傳爲美談而廖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間惟天知之而人不識也觀廖之事則顯然矣當木客處愛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微不過歎盜之奇而私爲已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事在他人雖識廖之盜由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迴思塗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邀同業乃木客竟收而用之無

怪兩室完美名耀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
亦以策勵不正者當反而爲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往往于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
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後若有先
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諧伉儷結束
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卽吵歸寧與之歸則豫否
或投水或懸樑或餒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

之日羣姊妹哭哀盡喪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
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等惡風父母雖嚴
加訓誨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雕剗切示誠而
不能挽其惡習惟聞香山小黃圃司翟小尹調
理茲土見石巖上樹蔭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
螻蟻剝蝕詢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
有族姓胡爲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
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

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
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于
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翟小
尹性本慈祥始聞其言深爲痛恨繼想其形心
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于治里之中盡
檢而入之于祠名曰普依陳餚設醺且爲文以
祭之曰女歸男室遵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
綱焉有十女齊作鴛鴦一言爲誓鐵石心腸亦

知許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牀保茲寧
體結束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梁衆女聞之同
赴陌場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
腸旣無夫婦胡冀後昌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
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偏
強今有淒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
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
央謹具庶飭束帛焚香靈其鑒茲來格來享敢

告翟小尹復爲置產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
慶十九事也迄今已四載矣鄉鄰無復有投水
縊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
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
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碧燈前立
有豔粧絕色婦人心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
卽人云縊死鬼也吾當嘲其如何迷人自縊逾
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卽持竹

圈一令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
奇榭曲欄靈池塘沼真勝地也鬼令入生以手
進鬼曰樂豈手能取乎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
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
之冤吾不受子之餌替子消冤也忽不見但聞
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爲潔室此乃生之
點醒其愚而冤魂始散也今讀翟小尹祭文句
句皆點醒語故冤魂自散碑散則不爲祟于鄉

亦不輟轉覓替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散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背擁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少年子也裸裎袒裼胸腹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悉備啓其眼閉而無睛拂其口虛而無氣手足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臀向前生無腓門有陽具

羣呼爲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搖摺扇而言曰更有異于此者余因曰採異事拱手而問其姓氏答曰姓胡名之擎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邀之同行登茶樓品茶問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塗遇魁梧漢子服飾華麗金頂輝煌惟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訝其奇躡足凝眸而視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

秀眼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倦睡夕俟生熟寐而
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遇強梁穿窬而入則
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皆醒武生可爲
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
頭之靈不屬于大頭也曾試之矣當時聽土人
之言而疑爲誕因與武生交畱之宿而偵覷之
更深款武生睡須臾鼾聲起而牀中童音作自
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

戲嬉之事見余則喊之告非強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衛

相傳雷州古怪驚蛰時蒙布鼓置于崇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攜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雷亦不震所怪者邪而稱神一日北虎元帥一日青衛

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爲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害何分于北虎青衛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卽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衛像供奉于堂朝祭暮享餽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宣之最愛觀者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構劇則延土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愠必

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東人蓉波高司馬散步晴臯見有天后木像拋于林下石隙雨澌日暴歎濱民褻瀆神靈若斯也命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衛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爲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纏繞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于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衛之害在于一家而北虎之害在于一方新正

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束草爲人腹中滿裝雞卵
仆于地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
凡是村孕婦無不墮胎卽牛羊犬豕亦皆胎落
北虎能扶乩青衛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
盤扶乩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
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爲祟何過成
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
扶乩必責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

有不潔不誠爲祟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扛
像相間出巡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恍同王后之
制村落烟莊編縐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
臨昇坐一小輿而扛護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
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旁持鐵筋與之若人執
筋從左頰插出右頰竟似中箭不見血流仍直
立扛上輿卽飛行扛上人終不跌地迨神駐劄
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拔其筋頰有洞而無

血養三日而洞彌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
青衛廟設牀帳置巾櫛舁北虎于青衛廟中住
宿一宵青衛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
舁青衛之像至詢其故以爲二神私相狎昵久
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衛故供青衛
千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吁雷正神也闡
隱惡而誅心囚書載雷祖出于雷州是正神所
生之地既有此邪雷宜擊之矣胡爲任其爲害

茲區也蓋地以雷名好事者卽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卽此是也

夢難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園寬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卽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

否坐以待旦急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
然大喜至晚更深掘深丈許廣幾及畝杳無所
得由是如癡如癲狂歌喜笑怒罵悲哀踰年而
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
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
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
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
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某處可

用醒告諸妻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尙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窳窳內爲水所浸甚苦臯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無人曷往買之而移葬于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躓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每科場年賃

爲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其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獲雋之難心灰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于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懟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孤老僧散給一名不到僧無處開銷檀越命中尙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令愚徒相延以弛我譴責非誑也吁夢寐

之事災祥本難預快史冊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全體熟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混一而次日納侯景之降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帝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臧丙傳丙舊召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

咫聞錄

卷十

夢與信

三

丙子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卽有夢仍以無夢過之未嘗于夢寐之事畱之于心而決休咎焉

顧孟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旋食廩餼其妻學亦超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嘉慶己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妻倉皇

日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躊躇躑躅是
夜夢筆生花思欲裝男代試懼難混進會點名
時天雨濛濛戴雨帽服男衣人闌登號有鄰生
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
此間也顧妻手拂之輕告以故鄰生哂歸已號
已而顧妻倦臥雨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簾
髻光照眼佇立而視致同號各生擁站其簾號
官知覺回明提調監臨訊顧女得其實情監臨

命其爲詩顧妻掃筆而成其詩曰良人州角俾
書囊陋巷簞瓢苦備嘗患病臨場羣失仰扮男
入院代爭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孟
姜夢筆生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渡慈航監臨閱
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卽其詩而入告惜終違
例恐于

聖怒遂發上元縣看收闈畢發落邑宰畱養于署
以爲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

助以送歸其夫因妻招禍病日深重及妻歸訴
激上官之仁恩歎荆妻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
潛修聞已鵬搏直上矣

改惡報

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日于臨宰時
見豕之異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
而不爲然他業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
強而行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

卽放下屠刀茹素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餽
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
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逍遙于門忽鄰居
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聞
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育咿咿喁喁正欲呼
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產之情頓時頭
眩目冒仆跌於地覺魂入于小豕之腹欲言不
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

因想世俗咸傳念經可以消災于是默念雷經
四十九回卽黑雲矗天雷電交加霹靂一聲擊
斃小豕而魂轉于身老婦驚而出視曰旣已產
矣鄰屠何睡于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
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于其家而擊死于予庭
焉亟喊鄰左邀其室人至號咷大哭屠乃徐起
若睡醒狀詢其故訴諸前由老婦曰吾末招子
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

春秋適有自廉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于世于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梃者非老婦卽母屍也其魂之轉胎爲豕者瘡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直大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永
璘與姪蛟齡幼時好登山陟嶺二子恒約同遊
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巖見熊羆結隊而來無
隙可避忙作矯狻升木匿于樹上緊抱枝間熊
羆至此仰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啖之是獸足直
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
倏一斗大白蛇飛奔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
其身高過于樹二子益加兢業蛇注目良久對

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迴首叱曰此貴人也爾等不可害熊羆卽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咸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緬詩書期年學成承璘登進士官至雲南方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彼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

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貽其言從其命而卽退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救人塗炭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擁部來粵派守行後稽司征務五月間令賁奏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濯垢聽肆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孀寡

依媳爲命室如懸磬賴子客進寄贍偶遇不繼
向秦人以銀盤放爲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旋
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
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纒貸
月計其餘子大千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逼
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
夫不敢迓之秦人利婦猶青艾願質以抵貸約
詰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盡變王眉感良久對

店子曰張二與予目逆臨行曾有銀函託寄煩
爲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儉絲鏹三
十顆替張二作書封固炙乾藏身邀店子引踵
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令嗣誼訂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殷僻處乏便致絕音
耗聞余北上免余先寄函請納之渠亦隨後言
旋也希勿恐王三返肆秉燈跨馬而行至灤陽
投上奏摺寓肆候

批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
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州贈張氏絲
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茲豈惻隱實大功
也該土地稟請奏聞

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接嗣該役等卽回銷
差可也看畢心默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
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爾壽數應終
遣某等出京查招至廣東城隍廟呈票掛號知

爾頒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收行善增年懸
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
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
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
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楮錢焚于門外以實已
諸越日文已發下卽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
子喜見于色曰公來矣肆後張二子駕去後三
日還家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

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恩
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諸多忘憶足下
說訂金蘭者在何地也王曰吾聞令堂與令嫂
吳之甚哀欲稍助以解此難非說與兄極好恐
令堂不納故爲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
蘭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過寒舍
聊申鄙悃甫入門請母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
余子隨後卽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

喜天作之合雖爲天數實君德也款畱設席張
攜三百鎰饋王曰秦人盤息割妻足下贈鈔全
妻相去天壤余頗蓄滋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
吾閨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
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二壽考以終吁善之
不可不爲也以三十金之義舉而能挽命之缺
數波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爲上擁厚資終遺
子孫消化于無何有之鄉者覩此事應亦知所

悛矣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粵東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載者實有可以昭炯戒省愚昧焉凡報鄉賢由學而起其初准結報出詳後正司鐸痰涎風牽眼耳鼻口盡向于左副司鐸目青爲患幾至失明二人雖迅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

當晚

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
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查無
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扶起夜仍
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齋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
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無夕不有結
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歸秉燭而行忽翻入
糞窖侍從者急撈土道已蛙從鼻孔中出矣洗

之又洗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窖曰似有雞冠
劍佩者怒氣沖沖而來趨旁避道失足而下由
是神昏氣濁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
或抱怪病或起惡瘡或遭家不造或肇禍無端
未有一人得逍遙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
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
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尙未審是商
之出身微賤也彼小孤而貧拜銅工爲師學習

管鑰伎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于西洋夷館收
充小厮夷人豔其美而恣情溺愛是子利其財
而曲意逢迎始爲厮繼爲夥終爲洋商十餘年
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
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爲市井小人

國朝定例學問純裕品行端方特躬孝友方准
入祀鄉賢是商會以毆兄案擬判咎已失孝友
之評且從未讀書豈得點汚黌序耶查子確無

具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速呈明整頓文教亦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番禺劉孝廉者亦夢一人章甫縫掖拊其背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將來雞鳴狗盜之徒皆得夤緣而入我峩峩

文廟變爲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

畏尾惟爾鐵中琤琤庸中矯矯可領衆攻擊他
皆不能也此乃公事不必以于預二字避忌當
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
己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晉省警遇
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卽列名具
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
欽差讞明掣出牌位

文廟寧靜癡迷忽醒疴瘵亦脫然矣夫士爲四

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豈得以末等之商加于
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
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災加
身尙爲輕罰蓋聖賢之絕惡不過于嚴牌位出
則

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